



公众为什么反对收交通拥堵费

张松超

2015年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，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，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。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%-12%，比伦敦更需要用征收拥堵费来治拥堵。对于大城市治堵问题，仇保兴坦言征收拥堵费是早晚问题。《(新快报) 7月23日》

伦敦市统计其人口已经突破860万，创下自193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，而广州2013年的城市人口将近1300万，所以说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，不准确。当然，说广州比伦敦更迫切需要治堵是肯定的，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大城市以及不少

的二线城市，都很需要治堵，但是说迫切需要征收“拥堵费”，则并不能单一考虑政府干预市场的逻辑，还需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，看到中国城市与国家大都市拥堵成因的差异。

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，国际上城市交通拥堵比较严重的美国、法国和日本，就“每千米道路的车辆数量”而言，远高于中国，是中国的三到五倍，但是他们拥堵的实际状况，整体上并没有中国一些城市严重。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征收了拥堵税。东京、巴黎以及德国的不少城市，随着城市人口和机动车辆的增加，科学规划公共交通的发展速度，跟上了前者的增长速度，而我国城市拥堵的成因，却存在

不少人为因素。

数据显示，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速十分迅速，从2004年的2742万辆增至2013年的12683万辆，增幅为362.55%，但市内道路长度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前者。即便如此，中国城市的建设一直延续“摊大饼式”，地方政府热衷实施“单中心”的城市规划，最终让人流、物流都往一处集中，因规划问题造成的城市交通拥堵，现在反过头来通过征税来治堵，让公民通过纳税的形式给政策失误买单，谁能说这是合理的呢？

除此之外还应看到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，因为车主已经支付了燃油税等许多税费，在此基础上再增

加拥堵费，其正当性就已大打折扣。更何况从已有的案例来看，征收拥堵费未必会有效果，甚至会越收越堵。就以伦敦为例，现在就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怪圈：限行或收费→短暂缓解→需求猛增→供给不足→更多限行或收费。所收费用用在交通治堵上的不多，反倒是更多的成了行政开支。在此语境下，征收拥堵费不会饱受诟病才怪呢？这并不是公众不理性和民粹，而是治理交通拥堵，不可能单一考虑市场经济条件的规律，也不可能盲目照搬国外的经验。

其实关于治理城市拥堵，征收拥堵费未必是一个较好的手段。以东京为例，伴随着30年的城市膨胀，其交通能力提高了一倍有余，到目前为止，东京的轨道交通

系统建设已经基本完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当地也曾考虑过通过提高停车费等税费的方式来治堵，但最后都放弃了，而是采取了疏导的方式。治堵对策研究专家汤川雅史称，从东京治堵实践来看，疏比限更容易接受，效果要好很多，与其不让更多市民买车，还不如提醒他上路有多堵。

所以说遇到了城市交通拥堵，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政策是交通管理和城市规划，而不是先考虑征税。而倘若政府已经穷尽各种手段，公共交通已经足够发达和完善，却仍旧没有解决交通拥堵问题，那么此时再征收交通拥堵费，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反对，而不是置如此多人因为因素和其他替代性解决办法于不顾，直接去征收拥堵费。

全面放开二胎 需要稳定预期

朱昌俊

继前不久国家卫计委针对全面放开二胎的呼吁，首次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后，7月22日，又传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有望在年内出台的消息。然而，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，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。不过，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，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。《(北京晨报) 7月23日》

这不是有关全面放开二胎消息首次出现“反转”。今年1月，针对“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”的传言，国家卫计委即回应称，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。围绕何时全面放开二胎，在每个节点上，都有着多种不同版本。这种现象，本身就说明在二胎政策上，官方、学界、民众的共识都远未形成，仍有以开放讨论谋求共识的必要。

在生育政策上，官方持审慎态度确有必要，但审慎只是相对的，政策只要是建立在对人口现实、生育规律、社会生育意愿的准确把握之上，本就无所谓开放和保守。就现实来看，有要尽快将各种声音纳入开放的讨论平台，以避免引发猜忌和不必要的社会情绪。至于“年内出台”，鉴于政策实施所必经的讨论和论证环节，其实更多只是社会的乐观期待，释放的是期盼政策尽快落地的民意。除此之外，针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，仍有多个关键细节亟待开放讨论。

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还要试点？试点历来是保证政策实施科学、后果可控的常见办法。但在目前普遍的低生育率下，全面放开二胎再进行试点的必要性已经存在疑问。更何况，在二胎政策上，并非没有试点。2013年有媒体报道了山西翼城二胎试点28年后的结果：生育率未升反降，甚至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都比全国和山西省的平均水平还要低。而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，从2000年到2010年，国内四个二胎试点城市有三个人口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那么，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还要试点，就应该充分参考已有经验和各方对人口发展现实与趋势的判断，防止“走弯路”。

合理评估“单独二胎”政策实施的效果，对于制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作为30多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首次重大调整，“单独二胎”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即在于对当下的社会生育意愿作了一次试探。但在具体结论上，各方仍有不同看法。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、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称，截至2014年年底，全国约有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了二胎生育申请，基本符合当初的预期。然而，100万这一数字只是此前卫计委每年新增人口约200万政策预期的一半。这还未考虑到申请人数与实际多出生人数的区别，毕竟在正常情况下，后者的实际数据还将低于前者。若在这点上不能有准确共识，则意味着决策部门对社会生育意愿的认识将很可能与现实脱节，难免影响二胎政策制定上的科学性。

对于何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，不仅学界、民意与官方之间存在着不同声音，其实从相关部门多次有出入的表态来看，决策部门内部也同样并非铁板一块。要将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凝聚成共识，尽快而充分地政策调整的论证和讨论推向公共视野，已经刻不容缓。一方面，讨论环境越开放，就越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合理性，另一方面，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已经不多，讨论必须高效务实，决策必须果断，应避免不必要的虚耗和无畏的拖延。

给公众一个稳定的心理预期，避免猜忌和“小道消息”横行，这既是重大公共政策制定应该秉持的严肃性，也是尊重生育规律的必需。生育政策调整既要兼顾宏观上的谋划，更要顾及具体生育者对政策的转换和适应空间。毕竟，目前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的70后，大部分已接近生育较晚期，政策晚一步，对他们而言都意味着更大的生育成本和风险。这一点，不可不察。

张海英

如今，我国不少城市都患上了“大城市病”，人口拥挤带来的交通拥堵便是病症之一。“征收交通拥堵费”的声音近年来也从未中断过。这次，仇保兴先生为广州治堵开出的药方也如此。

从2003年2月17日起，伦敦确实开始征收市中心交通拥堵费，但我们不能因为



攀比

这个暑假，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了旅游大军。据某旅游网站统计，2015年和2014年暑期相比，暑期境内外亲子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四成，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出境亲子游，同比增长高达65%。专家称，学生出游伴有一定的攀比心态。(中新网7月22日) 漫画：徐简

“妖孽”岂止王大师一个

邓聿文

大师王林忍受三年后，据说还是囹圄将自己的弟子兼仇人杀害并沉尸湖底。此事最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当然，王林是否杀了其弟子，还有待警方的调查给出结论。

王林再次曝光于公众视野，是在江西人大副主任陈安众落马后。陈在萍乡市市委委书记任上与王交情甚厚，而王的基地就在萍乡。萍乡是其发达之地，也是其殉葬之地。但王的“朋友圈”远非萍乡或者江西一地，而是辐射全国，一般官员争相巴结他不用说，明星富商也以结交其为荣，就是权力大亨，也要对这位气功大师礼让三分。去年被“双规”的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，乃是王的座上客。据说，朱早年官落难，是王搭救了他一把，从此对王礼遇有加。不过，从王叙述他和朱的关系来看，似乎不是这样。

按理，能够让一帮权贵敬为上宾之人，必有其过人之处，王或许在为人处世上一有一套。有网络达人就说，王的外表看起来有些憨，不知是装憨还是真憨，反正让人感觉对他挺放心的。但王也有犯罪前

科，而且好吹牛。让王声明腾起的，是他空盆变蛇的“绝活儿”。不过，如今大家都知道，那只是耍蛇的小把戏，他后来成为人们眼中的气功大师，多半是吹捧出来的。但王林以此为辅垫，摇身一变，进入权贵阶层，周旋于巨贾明星政要间。当其护身符掉落后，人们恍然醒悟，原来王大师什么都不不是。

这些年，除了王林之外，还出过不少气功大师，迷惑了不少人。相对来说，王林还不是最差的，他毕竟会一点耍蛇的手艺，也不寻思建立什么教派和组织。比起各类“大师”来，那些打着宗教旗号、实为民间邪教的“教主”，对社会的危害更大。自李洪志创立法轮功形成声势后，民间“邪教”就一直没有断过，隔一阶段冒出一个新教派来，自称“佛祖转世”或“基督再生”，要来人世间拯救人类，散发末日思想，妖言惑众，广收教徒，而在教派内部，教主命令就是最高戒律，不可违背。

比如，在王林被抓之前，广东宣判了一起教主的案子。此人姓吴，广东揭阳人，上世纪90年代初创立“华藏宗门”，自称“华藏”一脉初祖，自封法号“觉

皇”，自夸“博大精深，贯通三界，统摄教宗”，暗示其是凌驾于各大宗教之上的“皇中皇”。该组织去年7月被广东公安部门打掉，最近由珠海检察院以涉嫌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，强奸罪，诈骗罪，生产和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。

大凡邪教，其创立者皆喜欢虚构身世，弄虚作假，吹嘘拥有多种特异功能，再以歪理邪说蛊惑人心，以种种手段对弟子实行精神控制，对自己顶礼膜拜，这位吴教主也不例外，早年劣迹斑斑，被多次收容审查及判刑，于2010年才刑满释放，但用这些手法，却骗得善男信女甘愿奉献钱财供其挥霍，还胁迫女弟子与其发生性关系。

问题在于，为什么许多人会相信这套谎言，而事后又追悔莫及？普通民众倒也罢了，但王林的信众可不乏官场商场的精英人士，为什么如此，倒真值得深思。从社会角度说，就不能不提到个人信仰的缺乏，主流意识形态的被边缘化，还有社会的不良主义、尔虞我诈等精神病象，它们导致了妖孽的兴盛和人们的病急乱投医。

子女将患病的老父扔到医院在先，而医院将老人送回小区并丢在路边在后，老人在多方抛弃下无人照料。不可否认，医院不是救助机构和慈善组织，又将老人送回小区并放在路边，确属一种无奈之举。更何况南京明基医院属于私营医院，盈利是其最终目的，如果我们不唱道德高调，在公共道义上相比于公立医院，这类私营医院显然自律性更低一些。

不过，当事医院的行为依然要受到强烈谴责，因为医院毕竟是救助伤人的地方，在没有找到当事人亲属并征得意见的情形下，直接把病人扔回小区路边，这属于遗弃行为，与医院的基本宗旨和定位完全背离。毕竟，相比于医疗费用而言，保障患者的生命、健康与安全是底线原则。否则，基于各种合理借口下的遗弃行为，就始终难以禁止，而个人的基本权利也难以获得保障，并将最终损失整个医疗秩序。

如何避免和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，需要惩戒与救济双管齐下。无论基于何种理由，也不管是否征得患者的同意，医院把患者丢在小区的路边呢？

名校招生放鸽子 算不算误人子弟

邓海建

同样考了671分，同样在第一志愿填报了复旦大学，甚至还拿到了该校重庆招生组老师签发的专家组咨询确认书，最终被录取的，竟然不是自己——对于家住重庆江津区云升苑小区的、今年高考江津区文科第一名的18岁学生阳阳来说，这样的结果让他震惊了。《(重庆晚报) 7月23日》

校方招生人员说你肯定能录取，甚至还信誓旦旦签署了“专家组咨询确认书”；最后，别说通知书难到手，甚至连投档的资格都没有，如果这都不叫“误人子弟”，还能称之为为什么？更为险峻的是，招生组还特别告诉当事考生，想被录取要做到三点：1、不要填报前批次；2、把本校作为第一志愿填报；3、除了该校之外，建议任何学校都不要再填报。好在考生的平行志愿还是临时起意填了一家，不然，如此高分，恐怕连什么好学校都上不了。

高校自然无须承担太多责任，因为所谓“确认书”上也只是写着：经招生组专家审核，确定你为复旦大学2015年“优秀推荐生”，推荐专业：社会科学试验班和中国语言文学类。优秀推荐生，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调档线者，将择优录取到上述专业(类)之

一。可见，这不是一份人头担保的明确协议，只能算前置条件多又多语义暧昧的“意向书”。就算考生最后无学可上，校方也可以卸责。

那么，与考生签订类似误导性协议，合规还是违规？

今年2月，教育部专门下发《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要求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，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“签订预录取协议”“新生高额奖学金”“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”等方式，恶性抢夺生源。遗憾的是，名校掐尖大戏仍难禁绝。就像网友说的，连北大清华都“互撕”去了，其他高校又岂会坐视不理？那么，这种批量印制的“复旦大学2015年专家组咨询确认书”，是个别招生老师“自作主张”，还是心照不宣的惯例？有图有真相，有短信有协议，教育监管部门总不好意思“看不见”吧？

有媒体统计了我国近10年来考取985和211重点高校学生中的前1%尖子生的去向，在平行志愿下，2005年至2009年填报清华的占60%，填报北大的占47.3%；而到了2010年至2014年，填报清华的上升到69.5%，填报北大的上升到59.1%。如此趋势，莫非说明中国高校招生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？名校掐尖游戏越来越疯狂，“整顿高招秩序”这话还会有人信吗？

医院遗弃老人 不能仅作道德评判

唐伟

52岁男子陈某生病后，子女将其送到南京明基医院治疗，但到了医院后，其子女突然全部“消失”。医院照例一天之后，见无人过问，又将车将陈某送到其女儿所在的小区，由于找不到具体地址，又联系不上女儿，于是将其丢在物业门口。医院的做法被网友曝光后引发争议。南京明基医院回应称，是在征得陈某同意后将其送回的。《(现代快报) 7月23日》

子女将患病的老父扔到医院在先，而医院将老人送回小区并丢在路边在后，老人在多方抛弃下无人照料。不可否认，医院不是救助机构和慈善组织，又将老人送回小区并放在路边，确属一种无奈之举。更何况南京明基医院属于私营医院，盈利是其最终目的，如果我们不唱道德高调，在公共道义上相比于公立医院，这类私营医院显然自律性更低一些。

不过，当事医院的行为依然要受到强烈谴责，因为医院毕竟是救助伤人的地方，在没有找到当事人亲属并征得意见的情形下，直接把病人扔回小区路边，这属于遗弃行为，与医院的基本宗旨和定位完全背离。毕竟，相比于医疗费用而言，保障患者的生命、健康与安全是底线原则。否则，基于各种合理借口下的遗弃行为，就始终难以禁止，而个人的基本权利也难以获得保障，并将最终损失整个医疗秩序。

如何避免和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，需要惩戒与救济双管齐下。无论基于何种理由，也不管是否征得患者的同意，医院把患者丢在小区的路

不要活在别人的梦想中

毛建国

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”今年4月，郑州的中学女教师顾少强因为一封获赞为“史上最具情怀辞职信”在网上掀起热浪。三个月过去，顾少强结婚了，也和新婚丈夫走了很多地方，但并没出国。顾少强透露了辞职信背后的真实原因——今年春节期间，她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，最终决定辞职，两人约好一起看看世界，开始新生活。《(成都商报) 7月23日》

当初写下“看世界”，更多是为了爱情而不是旅行；“看世界”的旅程，实际上并没踏出国境；几个月后，两人从梦想走进现实，决定在成都开个客栈……这是你想看到的“看世界”吗？有没有一点“标题党”的意味？相对于很多人的遗憾，我倒认为这样的“我想去看看”，更有着一种真实美。

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为什么成为时代声音？这里面既有着个体的原因也有着

社会的背景，既承继着过去也对接着现实。对未知世界的好奇，对远方风景的向往，是一种人性的本能。加上一代又一代文人构造的诗意空间，更是有着“致命的吸引”。现代社会背景下，虽然沿着别人的足迹，可以多媒体接触，但毕竟没有亲历的吸引力大。而现代技术的发展，个体的相对解放，又为“我想去看看”创造了条件。

当我们感慨社会结构变迁时，其实心理结构变迁更值得关注。在一个日益流动的社会，在一个被消费主义裹挟的社会，人们越来越有一种“远方情结”——到远方去，收获的不只是风景，还有心灵的平静和心智的成熟。满载的工作、生活压力，逼仄的钢筋水泥空间，在城市做一个深呼吸是多么难。没有爬过山的人，单凭文字的想象，永远不会有像王石那样的“山高我为峰”的远大。至于说微信朋友圈晒几张照片，虽不无炫耀，但更多是一种记录，内心得到的鸡汤疗养，永远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。

最能打动人心的，一定是你没有得到的，或者是你最想得到的。因为有着这样的情感共鸣点，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，才能轻易走进人们的心里。可是人们也知道“无情的世界无情的雨”，“我想去看看”起码受着三方面限制，一是情怀，二是经济，三是家庭。在这样的“取票器”里，“看世界”很美，但美得有些失真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“世界那么大”，只能是“我想去看看”，很难付诸行动。